

一 走向安源

1922年9月11日，一列湖南方向开来的火车喷吐着白烟，长鸣着汽笛，缓缓驶进群山环抱中的安源车站。长长的列车刚在铿锵撞击的巨大声响中停住，一个青年人已跳出车厢门，快步向月台的出口处疾走而去。

他，二十四五岁，瘦高挺拔，长眉秀目，高鼻阔口，门牙微隆，平头短发，一身工人装扮，脚踏黑布白沿圆口鞋，显得十分精神利落。他就是当年在安源引爆了惊天动地工运烈火的著名工人领袖、日后成为共和国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

刘少奇 1898 年 11 月 24 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这里距离长沙不过 40 多公里，地处湘江洑水之滨，阡陌纵横，田园丰茂，山清水秀。刘少奇的祖籍在江西省吉水县。明朝中期，刘氏先辈携家眷到湖南益阳做知县，从此在富饶的湘江边繁衍生息。花明楼乡的刘姓一族，世代耕读传家，既有一定文化，又善于勤俭经营。到刘少奇父亲一辈，家有 60 亩田地，3 间半茅屋，家境富裕，但自耕自收，从不请长工。刘少奇因袭“耕读”家训，6 岁开始下田干农活，8 岁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因好学上进，一丝不苟，爱博览群书，被师生冠以“刘九书柜”雅号。1913 年，刘少奇以优异成绩考入宁乡县最负盛名的第一高等小学。在校期间，随革命师生投身诛讨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斗争。为了表示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向，他将自己的字“渭璜”改为“卫黄”。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少奇先后到北京及保定等地学习新知识，参加社会活动。他于 1920 年

下半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经长沙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组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1921 年春，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支部委员。在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从此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和从事社会改革的决心，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强。毕业前夕，在回答今后希望从事何种工作时，他在登记表上填写了“工人运动、青年运动”。1922 年 6 月，刘少奇奉调回国，先分配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的指派，到中共在湖南地区的领导机关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工作，担任湘区委员会委员。在与湘区委书记毛泽东接头后，他立即投入了反对军阀赵恒惕的斗争。9 月初，粤汉铁路长沙段工人酝酿罢工，湘区委派刘少奇沿线组织配合。9 月 9 日，粤汉铁路长沙段 2400 多工人全线罢工，成立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 6 条经济政治要求。在此同时，岳阳段工人卧轨拦车，粤汉铁路全线瘫痪。正当刘少奇在罢工前线昼夜奔忙的时刻，忽然接到刚从萍乡回到长沙的毛泽东的通知，要他立即撤出粤汉铁路，火速赶往安源路矿，指导那里即将爆发的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刘少奇接到通知后，连夜赶到清水塘毛泽东住处，接受指示。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安源路矿的历史与现状。

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位于赣西湘东交界处的江西萍乡境内，安源有矿工 12000 多人，铁路沿线有员工 1000 多人。安源路矿是中国最早的官僚买办企业，工人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境遇凄惨。

安源煤藏丰富，宋代便有采煤的记载。到了清末，采煤炼焦都有很大发展。1898 年 3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清铁路总公司督办、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为采运汉阳铁厂所需燃料奏禀清廷，把安源

划为用机械采煤的矿区，获准。清政府拨白银 100 万两，收买地方小煤矿，在安源设立‘萍乡煤矿局’，由于矿址设在安源，所以俗称安源煤矿。

因经营无方，第二年就出现了经济困难。1902 年，清政府与德国礼和洋行签订借款 400 万马克的合同。合同规定德国为矿山提供所需的全部机器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总工程师、各个生产部门的矿师、监工，均由德国人担任。安源煤矿的生产管理权，实际被德国资本家控制了。

1904 年，日本政府也看中了安源煤矿，乘汉阳铁厂和安源煤矿筹款困难之机，指使日本兴业银行和大仓组财团，以安源煤矿全部财产作抵押，两次向盛宣怀贷款 300 万日元，规定以 200 万给汉阳铁厂，100 万给安源煤矿。从此，日本凭借债主的地位，对安源煤矿渗透日深，1915 年强迫袁世凯政府以‘中日合办’事业，将汉冶萍公司写进了“二十一条”内，逐渐排挤德国势力，取得垄断地位。

矿山为了解决运输问题，1899 年至 1905 年，先后分段修建了株萍铁路，全长 90 公里。这段铁路最初由安源煤矿管辖，后被清政府邮传部接收。安源出产的煤主要通过株萍铁路外运，所以安源矿局、株萍铁路局又被通称为‘安源路矿’。

1908 年，盛宣怀将萍乡煤矿、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资本总额为 2000 万元，成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工矿企业和唯一的钢铁煤联合企业，并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由盛宣怀任总经理。萍乡煤矿是本世纪初全国十大厂矿之一，被誉为‘江南煤都’。到 1922 年年产煤炭 827000 多吨，炼焦 225000 吨；平均日产煤炭 2200 吨，炼焦 800 吨，除供应汉冶厂矿之外，在湘江、长江中下游几十个城市设有销售点。

随着路矿的开办和建成，一个崭新的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也在这里诞生和崛起了。到 1907 年萍矿建成时，路矿工人已达七八千

人。

安源路矿虽然属于生产技术设备较先进的近代企业，但生产劳动的主体部分，即采煤工作却完全是靠手工工具，地面上的洗煤、炼焦、造砖也以手工劳动为主。工作实行两班制，一个班劳动 12 小时，工人有时被强迫打连班，一次就得干 24 小时以上。采煤工具主要是岩尖（铁镐）和斧子，照明用的是茶油灯。采煤工作面通常很低矮，工人只能蹲着或侧躺着挖，挖出的煤用竹筐装着，人工推拉到主巷道再由电车拉到地面，工人劳动强度极大。井下干活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具，矿工赤身裸体，仅自备一条约三尺长的蓝布，在井下包在头上，出井后用来围身遮羞，到澡堂便当洗澡巾。矿井内有些巷道和工作面因通风不良，温度很高，工人常在三十六七度以上的高温下劳动。矿井内不备饮水，工人们往往不得不喝地下渗出的脏水解渴充饥。由于安全设备差，加上工头职员营私舞弊，偷工减料，窿内工程质量差，经常发生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恶性事故。据上海《时报》和长沙《大公报》等报纸报道，1908 年 12 月萍矿矿井一次大火灾“焚毙人口百余”。1917 年 8 月 18 日井下火灾，仅东平巷九段即烧死工人 90 多人。1920 年 1 月发生瓦斯爆炸，窿道多处倒塌，压死工人 39 人，重伤 5 人。1920 年 2 月东平巷大火，死 40 人，伤 20 人。矿局规定，事故死亡的工人仅发给 16 元安葬费，而当时一匹马却价值 60 元。因此，井下发生恶性事故时，矿局救井重于救马，救马重于救人，有时工人便被堵闭在井下致死。当时工人中流行一句话：“早晨下得矿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

矿工的生活极其悲惨。在丈余宽，2 丈余深的工棚里至少得挤住 48 人，房中床具叠置，空气污浊，蚊子臭虫结队盘行。餐宿处贱价进米，高价收费，伙食极其恶劣。老工人回忆：“吃的是霉米、烂米烧出来的饭，菜是干菜，根本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做的，里面有草、有树皮，就是很难吃到的一点点肉也是发臭的。”

路矿工人在极恶劣条件下从事繁重劳动，而得到的工资却非常微薄。1922 年 9 月罢工以前，工人平均月工资 9.49 元，是矿局高级职员月薪的六十分之一，仅相当英国煤矿工人一天的工资。就是这点工资，也不能都到工人手里。首先是各级工头采取克扣手段夺走一半左右。其次是矿局用发矿票和竹筹代替工资，使现金贬值。再就是不按时发饷，有时一拖数月，有时实行强迫存饷，发给一个不能兑现的《存饷证》欺诈工人。

为了加强掠夺榨取，外资老板和官僚买办在企业内建立了庞大的管理机构。萍矿总局先后设置了 32 个处，职员 400 多人，另外雇佣各级工头 400 多人，矿局还建立了最多时人数达八九百的矿警武装，设东、西、南、北 4 个矿警队。矿警局内设法庭、监狱，滥用私刑。工人在井下井上稍有不合管理人员意的，都会遭到野蛮拷打和虐待。

与经济、政治受压迫相一致的是，工人在思想文化上也同样遭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刘少奇、朱少连在他们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记载：“工人游艺及工人教育设备皆一无所有。卫生方面，设有一萍矿医院，然亦仅潦草塞责，司其事者，初不类减少工人痛苦一如天使之慈心医士，直一性情暴躁如狼似虎之市侩耳，屠夫耳！”路矿当局还常用布告、劝告书之类的文书和其他方式，在各种场合宣扬资本家养活工人，哄骗工人要“安分守己”。

在三座大山沉重压迫下，安源路矿工人对解放的要求自然更紧迫，更激烈。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前，安源工人就自发起来斗争，较大规模的斗争，有文献记载的有 7 次，这些自发性的斗争，包括破坏机器、同工头清算工资、罢工、捣坏洋人住宅、痛打监工、驱逐外国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直至大规模武装起义。1906 年黄兴等领导萍浏醴起

义,震惊中外,安源是起义计划中的“根据地”,安源工人虽然因矿山被清军严密把守而未能按计划全部投入战斗,但他们以历次反抗的勇猛威名和枕戈待命的数千之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对起义的爆发和一度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通过毛泽东的介绍,刘少奇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一诞生,便把安源煤矿列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因为江西省还没有党的组织,而安源路矿又与湖南省联系密切。所以,开拓安源工运的责任,便自然地落到了湖南党组织的肩上。

1921 年秋,身兼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两职的毛泽东,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身份,到安源实地调查,开展工作。

1921 年冬,毛泽东派刚从法国学习回来的李立三,湖南一师附小教员、青年团员宋友生等到安源,从事平民教育,开办工人夜校。1922 年 1 月,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正式开办,李立三亲自担任教师。他结合工人的实际情况,编写了一些浅显易懂的教材,向工人传播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

工人夜校的开办,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为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创造了条件。

1922 年 2 月,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李立三任支部书记。

党支部成立后,即集中力量组织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1922 年 3 月 16 日,工人俱乐部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选出筹备主任,决定加快发展部员。4 月 14 日,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由李立三、朱少连等 10 人以发起人名义联名呈请县知事公署立案并出示保护。4 月 16 日,俱乐部第三次筹备会议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员和干事若干人,组成俱乐部领导机构,成立工人监察队(后改称工人纠察队)、互济股等办事

机构。发展部员 300 多人。

5 月 1 日,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短短 3 个月,参加俱乐部的工人迅猛发展到 1 万多人。

俱乐部日益壮大,路矿当局惊恐不已。于是施展金钱利诱、威逼恐吓、诬蔑俱乐部是“乱党”机关等手段,呈请萍乡县衙门出告示,命令俱乐部自行停闭。

工人们对本家拖欠工资,本来已经忍无可忍,现在又听说要封闭俱乐部,更是火上浇油。正在这时,粤汉路罢工风潮又起,大家的斗争情绪就更加高涨,议论纷纷,一集会,就嚷着“要罢工!”“要与资本家干一场!”9 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向当局提出了 3 项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每月发给俱乐部 200 元津贴、发清拖欠工人 5 个月的薪饷,并要求当局在 9 月 12 日中午前答复。否则,就举行万人大罢工。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工运大潮溃堤在即。

毛泽东告诉刘少奇,随着劳资对立的加剧,安源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工人情绪沸腾。作为这场工潮的组织者、领导者,中共湘区委深知安源斗争的重要,在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有组织地行动时,其兴衰必然直接影响着全国革命的起落。湘区委决定派遣能打开局面、确保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人选去安源协同已暴露身份的李立三工作。经研究论证,组织上选中了刘少奇。

刘少奇临危受命并非出自偶然,他自苏俄回国后短短两个月中,参与领导了长沙织造工人和泥木工人的要工斗争,成功组织了长沙段铁路工人全线罢工,帮助工人建立工会,这些都显示他具有领导工人运动的出色才干,他立场坚定,无私无畏,办事沉着,稳重,机智,勇敢,堪当重任。因此,湘区委决定,派刘少奇立即赶赴安源,领导罢工。

毛泽东从安源工人的痛苦，谈到安源工人渴望解放；从启蒙工人的思想觉悟，谈到组织工人团体；从国内外革命形势，谈到安源这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从党的“二大”方针、政策，谈到组织安源大罢工的具体策略、方法。每个问题，每件事情，都谈得简明、透彻。最后，他要求刘少奇要依靠党，依靠工人群众开展工作。刘少奇是个细心的人，他对毛泽东所谈的问题，所提出的希望，都细细品味着、铭记着，暗下决心，一定要领导好这次罢工。

9月的安源，暑热蒸腾，人心浮动，强大的地火在无声无息中奔突。当晚霞笼罩安源山的时刻，刘少奇肩负着引爆地火的重大使命，在红彤彤的霞光中，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大步走向安源。

二 引 爆 地 火

在徒步赶往安源矿区的途中，刘少奇时时被沿途贫富悬殊畸形发展的景象所震惊。安源矿区傍山横卧，一条油亮的铁轨像黑蟒般穿城而过，一列列满载乌煤的火车吐着白烟呼啸穿梭，几根大烟囱向天空喷吐着黑烟。山腰树林中高踞着一栋栋德式洋楼，雅致鲜亮；山脚下散乱低伏着一溜溜草棚，肮脏破烂。不宽的街面上时时可见衣着褴褛的“煤黑子”胁肩抱臂低头急走，不知何处传来的劳动号子那么愤懑凄凉。此番情景不难让人得出一个结论：这里是中外资本家发财的宝地，也是路矿工人受苦的地狱。刘少奇越看越觉得此行使命的重大，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工友。

当晚，刘少奇摸黑赶到安源工人俱乐部。他顾不上休息，就与俱乐部主任李立三连夜长谈。他介绍了成功发动粤汉铁路长沙段2400多工人与反动当局对峙的经验，与李立三深入交换意见，商定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具体问题。

第二天，由李立三主持，在一位老工人家里秘密举行安源党支部和工人俱乐部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之初，有人提出矿局已扬言俱乐部是“乱党机关”；发出了查封训令，新调来大批军警，如果举行罢工，很可能会遭到武力镇压。但李立三和多数同志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不应该止步不前。在争执之中，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专程为此而来的刘少奇身上。

在大家发言时，刘少奇始终目光炯炯地静听着，此时他微笑着

站起身来说：“我也说点意见。”

刘少奇说话稍带一些宁乡口音，不紧不慢；“隆郅^①同志的话是对的。只要我们无产阶级团结得紧，莫说要矿局发清欠饷，就是打天下也办得到！”他望了望大家投来的信赖目光，声调平静而又坚定地说：“罢工有没有把握，先要认清形势对我们是否有利”，他充满信心地接着说：“我们举行罢工，已经具备了三个条件：第一，全国工人运动已掀起了高潮，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给了安源工人很大的鼓舞，现在群众的情绪很高，斗争决心很大；第二，俱乐部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只要俱乐部一发动，绝大多数工人都会行动起来；第三，敌人害怕工人罢工，路矿当局的东家是帝国主义，他们是不敢得罪帝国主义的，如果我们一罢工，煤挖不出来，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就交不了差。大家说对不对？”

大家听了刘少奇的话，发出一片赞同声。这时，在门外望风的工人小李走进屋来，把一封信交给李立三。李立三拆开信后高声说：“毛泽东同志来信了！”他边看信边说：毛泽东认为，罢工能不能胜利，要靠工人群众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意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要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

毛泽东的意见和刘少奇是不谋而合的，大家的认识也随之统一了。到会者一致认为，应该坚决进行罢工。接下来，在刘少奇等的提议下，拟定了‘哀而动人’的罢工号令，确定罢工的基本口号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在罢工宣言中写上：“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确定罢工的目标为‘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和‘组织团体——俱乐部’。

^① 指李立三。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由初到安源敌人还摸不清底细的刘少奇担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出面应付一切；由已暴露身份的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在幕后秘密策应。会议进行到深夜才结束。

大家走后，刘少奇和李立三仍沉浸在临战前的兴奋中。两人在油灯下彻夜长谈。刘少奇心存担忧地说：“举行罢工，不仅要做好外部的争取工作，更要做好内部的组织工作，不能光凭工人的革命热情，还要有坚固的团结和严密的纪律。”两人决定，对工人情况再做一次摸底。

东方泛白后，刘少奇找到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叫他立即通知各处工人代表马上到俱乐部开会。

不多时间，各处工人代表陆续到齐了。刘少奇先向大家询问了罢工的一些准备工作细节，然后热情而又严肃地说：“自古以来，打仗要有严密的军纪，没有纪律的军队就等于一盘散沙，非打败仗不可。我们这次罢工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没有严格的纪律，万余人就会不攻自破。”

工人代表都连连点头，认为刘少奇讲得有道理。

刘少奇接着说：“革命者本身应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模范。因此，各位代表除自己切实遵守纪律外，还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大家在罢工中要像军队那样，一切行动听指挥，招之即来，不许妄动。”

刘少奇说完，代表们认真讨论了罢工的组织和纪律问题，制定了“每个人拢十个人”“各归住房听调遣”“罢工时比平时更加文明”和分队编组等一整套严密的行动方案，为罢工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13 日一整天，刘少奇都在为罢工的准备工作而奔忙。他直接参与起草罢工宣言和标语口号，组织工人监察队，联络当地红帮头目，防止帮会势力趁机捣乱。

直至 13 日中午，路矿当局对工人俱乐部的三项要求仍置之不理。劳资对立情绪更加尖锐。当日，俱乐部收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来的关于坚决斗争的电函，经再次紧急磋商后，13 日午夜 12 点，罢工指挥部发出全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命令。

罢工的命令迅即传达到安源的每个角落。还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十里矿区，被火车房汽笛的突然拉响而惊醒。紧接着，安源修理厂、八方井等处的电笛也尖厉长鸣，呜—呜—呜—的警报声惊天动地，一直持续了 5 分钟。震动全国的安源路矿 13000 多工人大罢工开始了。

凌晨 2 点，驶往株洲的火车先行停开，株萍铁路像一条断了筋的巨蟒突然瘫痪了。早上 4 点，窿内的工人看到断电信号，像潮水般涌出矿井，汇同从车间、工棚冲出的工友，挥舞着旗帜、标语，高举着岩镐、斧头，齐声高喊：“罢工 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洗煤台、修理厂、炼焦处、制造处等部门的工人也相继停止了工作。全路矿只有八方井锅炉房和电机处按罢工指挥部的命令照常工作，以维持井下打风抽水和居民用电用水。

罢工开始后，安源一扫过去那种阴沉杂乱的景况，大街上、住宅区、工棚区、洗煤台、火车站、井口，到处可见红红绿绿的醒目标语和书写在大红纸上的《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虽然工厂关门，矿井封闭，列车停驶，但令人惊讶的是，街上少有行人，罢工的工人全在宿舍或集合点待命。由于事前已做通了帮会的工作，街面上赌摊收盘，鸦片烟馆关门，妓院停业。在这个工运风暴的中心，却比平时更显得洁净、有序。

《罢工宣言》被印成公函送到路矿两局，宣言提出 17 项复工条件，并特别注明：“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路矿当局被局势所困，如坐针毡，但又不肯善罢甘休，于是设

法使用软硬两手对付罢工。他们一面火速向萍乡县知事和赣西镇守使告急，要求派兵进驻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以武力镇压罢工；一面要地方商会出面，开展调停斡旋。

罢工序幕拉开后，其“哀而动人”的理由和口号得到全国各界人士和工人团体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声援的信电如雪片飞来，不少报刊以整版篇幅登载了安源罢工的实况。

14 日上午和晚上，安源商会代表谢岚舫等两次找到刘少奇，说是“路矿两局对工人所提要求皆可承认，只是现时难以办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刘少奇答复：“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第二天，路矿当局邀请刘少奇到专门接待洋人老板的玻璃房去商谈条件。明知其中有诈，刘少奇还是对工友们说：“大家放心吧，我马上去，当场揭破他！”

玻璃房是个四面都有明亮的大玻璃的豪宅。房内中央悬挂着华丽的灯饰，四周摆着丝绒套沙发，红绒毯铺地，一派欧洲样式。正副矿长见刘少奇坦然走来，立即迎过去，说是特意为刘代表设“便餐”，把刘少奇让到摆满酒菜的大圆桌旁。这时，席上已围坐着矿局各部门的头头和调解人。

刘少奇走到桌前，将给他空着的那把椅子往后拖出好几步，然后远离桌台大大方方地坐下说：“我不是来赴宴的，是来商谈条件的，现在开始吧！”

“别急嘛，先干上两杯。”谢岚舫起身劝酒。

“是呀，先喝两杯再说不迟。这是山西名酒，来尝尝。”副矿长舒修泰也装作十分亲热地说。

“闷心的酒，半点不喝，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谈条件吧！”刘少奇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矿长李镜澄见酒肉打不动谈判代表，只得失望地放下酒杯说：“既然刘代表不肯赏脸，那我也不好勉强了。”他话锋一转，“我对工人是深表同情的，只是现实做不到，待工人开工之后……”

“不要再说了。”刘少奇见对方没有谈判的诚意，就直言不讳地说：“要工人先开工，再谈条件，恐怕难办！”

李镜澄语塞，恼羞成怒地说：“别太固执了！”

“固执 哈哈，说对了。我这人做事是有点固执，一万三千多工人也都很固执，他们死了心，路矿两局如果不答应条件，就别想要工人下窿！”刘少奇针锋相对地说。

“那就只好到县署去谈了！”李镜澄厉声威胁。

刘少奇明知县署衙门与矿局是一个鼻孔出气，去那里很可能被无理囚禁，但他一身正气地说：“我刘少奇为劳工谋利益正大光明，莫说赴县，就是赴府赴省也无所畏惧。只是如今劳工神圣，县官老爷们也该下下驾了吧！”

“这……”矿长无言以对。

刘少奇继续说：“路矿两局也该放明白一点，工人说话是算数的，事情再要弄大，我们俱乐部也无能为力了！”说完站起身，大步向门外走去。

矿局头头和满桌陪客顿时都泄了气。

玻璃房“软”的一着失败后，路矿当局立即找到县知事和北洋军阀赣西镇守使，调了一个旅的军队，到矿上弹压。

当局无视工人提出的条件，派兵以武力挑衅，工人们一下子被激怒起来，不少人拥到俱乐部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跟他们拼了！”

“不 越是情况紧急越要三思而行。”刘少奇一边想办法稳住大家，一边镇静思考对策。片刻，他对围拢来的工人说：“这次罢工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路矿两局和军队的反动头目，而不是当兵的。我们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士兵宣传我们的主张，然后分化瓦解他们、孤立路矿当局。”

“这样，就可以避免流血，于我们的斗争有利。”李立三赞同地说。

正说话间，矿山总监工王三胡子和北洋军阀的一个营长带着一队人马荷枪实弹地闯进俱乐部。

“你们这里谁管事？王三胡子进门就骄横地盘问。

“我！”刘少奇从容上前。

“你是什么人？”敌营长疑惑地看了一眼这个瘦长清秀，身着青布学生装的青年。

“工人代表！”刘少奇坦然相对。

敌营长恃武逞凶：“好，你是代表，你负责，戒严司令部有命令，要你们工人马上复工！”

刘少奇轻蔑地淡然一笑：“复工 答应条件了吗？”

王三胡子一跳多高，手里挥舞着手枪：“什么条件，简直是无理取闹！”

刘少奇正颜厉色：“工人要活命，是无理取闹吗？”

敌营长也一把抽出手枪，两眼瞪得溜圆说：“你们要活命，就马上复工。否则，以扰敌社会治安论罪！”

“论什么罪 我们的罢工是正义的，并未犯法，你吓得了哪个！”刘少奇迎着枪口挺身向前，怒视敌营长。

“你们罢工就是犯法，违反戒严司令部的命令，更是罪上加罪。”敌营长勃然大怒，把手一挥，示意抓人。

这时，大批工人闻讯赶到，把士兵们团团围住。监察队长周怀德高声喊道：“不许你们在这里耀武扬威，马上给我滚出俱乐部！”

“滚出俱乐部！”

“滚出矿山！”

愤怒的工人一边高喊，一边把士兵连推带拉地往外挤。王三胡子被挤得喘不过气来，连手枪都差点掉地。敌营长见势不妙，连忙急叫：“抓人，给我抓人！”可是，士兵们早被工人挤成一堆，连枪都举不起了。

刘少奇从人群中走出，站到一块大石头上对士兵们说：

“弟兄们，我们都是苦同胞，你们出来吃粮^①，还不是为了要吃要穿，还不是为了要活命，还不是为了要养活父老娘亲！我们罢工也是为了要吃要穿，为了活命。我们的工钱被当局扣住不发，现在连粥也吃不上了，我们再三向当局要求发清欠饷，当局也不答复我们，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我们实在饿了，我们的命活不成了，我们要死里求生，才迫不得已罢工……”

士兵们听着听着，刚想要举起的枪又慢慢地放下来了。

王三胡子见情况不妙，直着嗓子吼道：“不要听他胡说！不要听他胡说！”

刘少奇愤怒地盯住王三胡子道：“我们是胡说吗？弟兄们，你们看一看工人穿的破烂衣服，看一看工人面黄肌瘦的脸色，就知道我们的苦处。你们家里也有娘爷崽女呀，你们用刀枪来杀要求活命的苦同胞，也于心不忍吧？如果你们一定要动武，我们也只好拼着一条穷命。冲突起来，两下都没有好处。”

刘少奇“哀而动人”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士兵们的心。有的士兵嘟囔起来：“我们都是别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还有的干脆大声说：“我们不过是王老爷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说着说着，当兵的一个一个拖着枪挤出人群散了。

在黑压压的人群猛烈冲击下，王三胡子和敌营长又气又怕，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在一片喊打声中抱头鼠窜而去。

① “吃粮”，即当兵。

当局‘硬’的一着又失败了。

罢工进行到第 3 天，戒严司令部传令工人代表到戒严司令部走一趟，企图对俱乐部实行军法制裁。面对危险，刘少奇力排众议，决定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深入虎穴。

戒严司令部设在矿局办公大楼内，警卫森严。大楼门口台阶两旁架上了两挺机关枪，在装有铁栏杆的走廊两边，密密站列着平端刺刀枪的军警。进门楼梯的两边，有气势汹汹的两排斜背盒子枪的宪兵，一幅杀气腾腾的场面。

刘少奇大步向戒严司令部走去。许多工人放心不下，前前后后地跟随他一同前行。等到了办公大楼前时，工人已越集越多，把整幢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

刘少奇旁若无人地穿过刀枪林立的军警防线，登楼入室，从容不迫地在戒严司令和矿长对面的座位上坐稳。戒严司令李鸿程想给工人代表一个下马威，恶恨恨地瞪着刘少奇半天不说话。突然，他扯开喉咙蛮横地吼道：“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

刘少奇毫无惧色，立即反诘：“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如果今天不从磋商工人提出的条件入手，事情就没有解决希望。”说着，他又理直气壮地重申了罢工的原由。

李鸿程觉得颜面受损，他凶相毕露地拍案而起：“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围桌站成一圈的军警‘卡’地一声都把短枪从盒套里拔出，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刘少奇，只等射击命令就开火。

刘少奇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李鸿程暴怒狂叫起来：“我对万余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愤然大声回击：“那就请你下令制裁吧！”说完，他快步